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受業王兆符程崧輯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况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

望溪集

讀經

一

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曩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文。其奧澁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礙。堯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藏之。遂越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旣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

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弟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收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剝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收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

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
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
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望溪集

讀經

四

同書最及前賢皆視宜難也夫

朱子千言論乎簡善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始得其

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爲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旣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預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

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

故前後至者以千數

而又多爲之徵於文王世

望溪集

讀經

五

予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

使此文前其則必引爲明證而不徒虛爲之說矣

歆知其說爲天下所

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

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望溪集

讀經

六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白
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
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
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
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旣稱康誥
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
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

望溪集

讀經

七

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
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襁抱劉崇
渚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
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脚書
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卽真之
符驗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
也

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
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
詩序者困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
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
西伯蓋受命之年

稱玉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
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制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間
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
未集實爲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
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
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爲彌縫
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罔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望溪集讀經九

筆削哉出題文選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披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苾殷保世靖

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罔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罔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濶希而不

望溪集

讀經

十一

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抑觀君牙罔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百篇之數。

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
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
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
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
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
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
與江庸蜀羗髮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
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
望溪集續經

十一

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
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
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闕睢麟趾而下之禮
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
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情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
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
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
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
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

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
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
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
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傳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卽閭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卽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望溪集

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多

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

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

於猗嗟載馳。敝笱始於鷄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粼。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畜筋力。則艷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邨無微。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
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
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
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
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
爲將及焉此萋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

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

集傳謂魏

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

夫晉至武

望溪集

讀經

十五

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
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
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
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
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
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况蕞爾之邶
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
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
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改故無風之可陳

觀魯爲吳

公子札听歌風詩
止十五篇可知
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
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望溪集

讀經

六

銀翰其骨其壯麗也與

此詩其意可知
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土之政教雖儉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

望溪集

讀經

十七

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成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王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愷於德心。而知禮義之火器。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宗則無之。以衆心之不

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况能託國於周。孔子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望溪集

讀經

大

藹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

親迎親迎之禮婿本御輪三周先後於門外且陞步之頭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

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微蓋此女所

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

襄公烏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

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

若無作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

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

望溪集 讀經

九

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

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

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

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囿五爲男

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

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

不削以是乃廢與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

陳之淫聲褻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禘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

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

望溪集

讀經

三

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禘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非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

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望溪集

讀經

五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卽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

望溪集

讀經

三

爲義。且朱子旣據賈疏所推日歷而升旣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則時祭亦有牲。安知此詩非用於牲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傳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自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間。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

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
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牲而凡祀文王之樂歌
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望溪集

續經

三三

音以省豐廟詩注也

頌命矣用此歌祀必無牲而其賦文王之樂歌
樂山川百神之樂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樂日不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輿阡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舉奇衰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

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
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
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
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
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
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
及此尚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
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
之浮說也

望溪集

讀經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
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
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
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厘布
與罰布而厘人之歛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
二官毆疫禴蠱攻豸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
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

望溪集

讀經

三六

方厭鳥以牡棗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
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
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
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
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
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
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榷酒鑄器
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厘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日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
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誓族庭氏之文以
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
旣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
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
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
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
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
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望溪集 讀經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
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
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
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廬
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
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
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
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
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

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斂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紬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壓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誓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楮鞭鞭灑

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砮族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於是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

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確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望溪集

讀經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鬪辯也每見毗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五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

望溪集

讀經

三十

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鄞長稽之凡民之有衰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

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
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
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
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
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
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
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
王蒞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主也。
又以文義覈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
命者罰之。則所謂不用命。未知其何指也。旣曰大
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
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
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

望溪集

讀經

三

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
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
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
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踈於文。
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
其微。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旣蝕。復
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
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乎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昨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淺淺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刻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望溪集

讀經

三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卽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慳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卽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

望溪集

讀經

三

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間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托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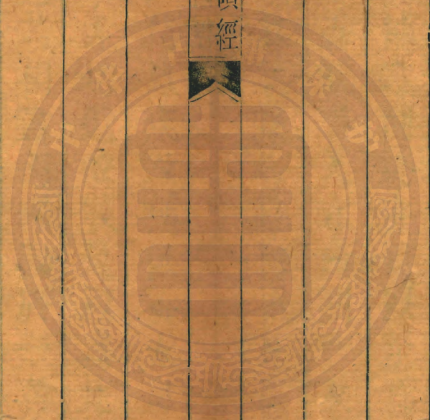
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

時周官始出戴記
尚未列於學官

望溪集

讀經

三



望溪集
讀經
三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旣揭五

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迨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

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望溪集

讀經

三

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勲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

望溪集

讀經

天

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

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况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大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

望溪集

讀經

三

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躬躬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卽列於學官稱

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
謂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
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
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
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
昭然如分黑白矣

望溪集

讀經

四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啗枝贅旣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蒞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勿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闕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旣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

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
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
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

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

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

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

禮記則增竄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

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

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

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

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

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

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

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

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

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

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

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

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畧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望溪集

讀經

四十一

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

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

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玉土爲以天下

養之類

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

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

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
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
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
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
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母亦歆所增
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
父母之服卽有變况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
夫父母之爲士者尚不敢主其喪况居天子位與

望溪集

讀經

四

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旣邪惡而文
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
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
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
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
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卽交訕焉而歆蠹蝕經
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
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卽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望溪集

讀經

聖

言所傳甚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授卒向之業以售其奸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僞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旣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滕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譎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爲世所

望溪集

讀經

學六

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爲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樊亂必折諸經金滕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旣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况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滕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冲子周召稱

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冲人范文子
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
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望溪集

讀經

望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旣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

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頌。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

望溪集

讀經

四九

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

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

盛暑

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

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

且官徒殷

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

望溪集

讀經

辛

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芟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畿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塲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

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菱舍特舉辨軍之
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

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

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

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

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

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

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

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

望溪集 讀經 至

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卽

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

鼓。至鳴鐃。且却坐。作如初。卽春蒐所教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

譟。卽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

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

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

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

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見。疊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謬。雖未辨所望溪集

讀經

五二

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間。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况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賢儒尚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記王異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異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卽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置而有勲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陝

望溪集

讀經

卷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置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異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爲草今文二十五篇將徧矣氣雖困見余輒蹙然典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爲

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
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間廁余言乃屬余爲之記

望溪集

讀經

五

